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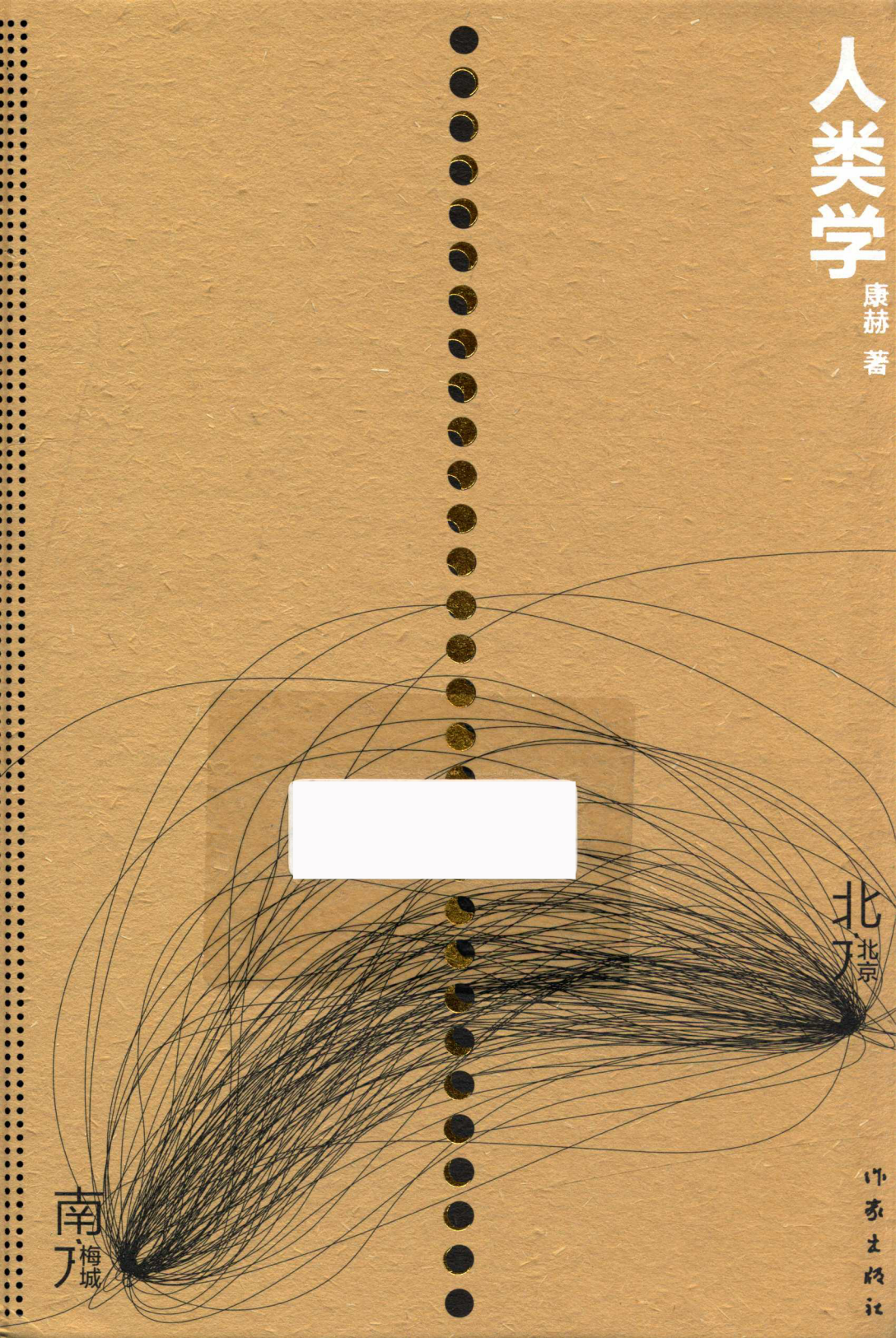
人类学

康赫 著

北
丁 北京

作家出版社

南
方 梅城





康赫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类学 / 康赫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5. 2
ISBN 978-7-5063-7309-8

I. ①人… II. ①康…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25455号

人类学

作 者: 康 赫

责任编辑: 李宏伟

装帧设计:  恰利工作室 JOY + BONE · 蒋艳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 × 210

字 数: 1338 千

印 张: 42.25

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309-8

定 价: 10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第一章 } 0001

第一章

第二章 } 0135

第三章 } 0271

第四章 } 0411

第五章 } 0555

第六章 } 0695

第七章 } 0851

第八章 } 1009

第九章 } 1173

北方的咽炎

啊。元音中的元音，丹田宗气推送万音之母无阻无碍回旋于蟹壳空腔呃，啊，嗯嗯嗯，被咽喉深处干涩发痒的小巴屄附近冒出一小串粗糙的摩擦音意外打断。可耻。下不为例。麦弓皱了眉头，肉体不可靠，总是率先腐败拖垮精神。就一年时间，也开始像本地人一样喉咙底下开始叽叽咕咕地叫。挤在公交车里，边上一个花胡子老头旁若无人，唔唔，发出了粗重的止痒音。那边还有一个，呃，神色凝重的小伙子，呃，却做得格外地小心翼翼。一个双声一个单声，一个重摩擦一个轻元音，此起彼伏，间隔固定，准确得像两个节拍器。喉咙底下装了一只小青蛙，要不就是一头小乳猪。嗯，我嘲笑过他们，现在自己也装了一个，随时突破意志的监控，咕咕叫出声来。自制力。自制力。麦弓眉头紧锁，对自己默默呼喊。

“好！”麦弓拍一记门框大叫一声。他对眼前这间两米多见方的东耳房十分满意。钥一匙一袋一钥一匙一袋。知了叫得懒洋洋，葛个院子亦安静亦阴凉。喉咙还是痒。小巴屄又开始上下扯动想要我出洋相。索性沉一口气，送出两声响亮的咳嗽，让更直接更强劲的气流为它摩擦止痒。这完全是在掩耳盗铃。陆翼锋笑着看了麦弓一眼。看，这就是结果，动静太大，麦弓松下眉头，对陆翼锋竖了一下大拇指。

“舒服？”陆翼锋拿他那对铜铃大眼紧盯着麦弓，期待再受一次肯定。

“就是它了。我月初就搬过来。”麦弓说。

“我看中价地方绝对没得错个。后头燕大有五个大食堂，伙食亦好亦便宜，依去校园小商店里换些菜票来，足管狠性命吃咚好哉。冬天澡堂开放，热烘烘个自来水随便依用，再也没得像灰尘房介一湿湿麻油水，畜生，恁个脸都要接半个钟头水。顶顶关键，嗬嗬。”陆翼锋探过脑袋，将嘴布到麦弓耳旁，“燕大美女要多要少，而且顶尖开放，依是葛方面哏老手，日子再难过，下底该根巴屄总弗好拨伊受委屈哏即。”

“嗯。”麦弓应了一声，随手从墙上抠下一块霉烂的墙皮，走到窗前，定神望着外头那棵枝叶扶疏的老枣树。

“葛张眠床多少大多少扎实，依喜欢横弄么横弄，直弄么直弄，只要弗可日出性命来问题都弗大。”陆翼锋拍拍屋里那张硬木板双人床说，走到麦弓身后，笑嘻嘻搭着他肩膀，“布蓝我看是娶得归来哉呢。终究要换个女人家日日哉。”他看麦弓还是没有反应，这才抖出那一直折磨着他的问题：“依话依看见林儿作另外一个男价同道，真话呢造话？”

“对，两个人手拉手。林儿还嘴角带笑，从我边沿走过，居然装作弗认得我。”麦弓转过身来，盯着北墙上的小方窗说。像是水声。那后面究竟是什么？

“骗依弗是人，我匿有碰过林儿，每次伊都弗肯，奈格求伊都匿有用。如果伊是北京姑娘也算战，连温城老乡都搞弗定就有索话弗过起。晦气鬼，真当寻着个晦气鬼啦，从来匿有碰着过葛种事体。”陆翼锋翻起脑袋，将脖子扭得嘎啦啦地响。

“难道这个小骚货还是个处女？”麦弓跳上大木床，推开北墙的小窗，一个光着膀子的男人出现在他前面，正仰着一张湿淋淋的脸看他。外头居然还有一个大杂院。一条逼仄的南北过道，铺着碎红砖，正对着这小耳房的北窗；过道两边隔出好多小房间，门口垂着花花绿绿的塑料丝帘子。“嗨，”麦弓跟面前这位赤膊的男人打个招呼，将头探出窗外。一个水池，紧贴着墙，水龙头里哗哗流着水。怪不得屋里有些阴湿。赤膊的男人没理会他，继续拿双手往自己脸上泼水，又呼哧呼哧往外喷，将头发和衣服溅得烂湿。他侧过脑袋，张嘴咬住生铁水龙头，接连咽了几口水，用力甩两下手，走开了。麦弓关上窗户，跳下床来。可以在窗台上放一些书把它堵上，他心想。东墙上的旧报纸掉了一大半，像疱疹一样鼓起的墙皮上布满了霉斑，一些地方已经开了口，里面挂着破棉絮一般的石灰。麦弓走上前去，拿手指在上面轻弹两记，一缕缕石灰粉顺着墙皮的空壳簌簌落下，堆在墙脚。

“伊徐是介话价。”陆翼锋说。

“唔。好。”麦弓一低头走到屋外。一棵枝干粗大的老枣树，枝叶间挂满了一串串枣子，大都红了半边。底下是用石棉瓦搭成的浴室，敞着顶。一块湿耷耷底边破碎的花布帘子，正对着东耳房的窗户。紧挨着浴室南侧，一间

厨房，屋顶上搁了一只涂了柏油的大油桶。太阳能热水器。阳光好一点，晒到下午应该能洗个澡，麦弓心想，嘴角浮起一丝微笑。南瓜棚搭得不错。南瓜花好艳丽。白色的细刺，密密麻麻裹着藤蔓。母亲在岸边瓜棚里走来走去，不时摘下一朵雄花，将它合在边上的雌花上。老太太也干这活吗？北方人懂这个吗？也许就完全交给蜜蜂来完成。麦弓从地上捡起一个已有些干瘪的枣子，在手上搓一下，丢进了嘴里。还真甜。嗯，人间的气息。嘿，人类的气息。既不是苍蝇的也不是灰尘的。啊再见再见，没有树荫的世界。啊再见再见，不结果实的世界。所有的再见都充满了诗意。

“老奶奶哟两只老奶奶还好看呢，依道话何兮。”陆翼峰做出一副假呆假痴的神情，扭动着脖子，颈椎骨里再次发出嘎喇喇的声响。

顺着陆翼峰的指引，麦弓看到在院子南边的两棵大枣树下，一位又矮又胖的老太太赤裸着上身坐在水龙头边剥豆角，胸前挂着两只松松垮垮的大奶子，底下系着一条肥大的黑色六分裤。

“房东？”

“嗯，房东。”

“依作伊去话，我下个月月初就搬过来，问伊有弗有何介事体需要事先交待清爽。唉等等，叫伊衣裳先穿好得再过来。”麦弓说完回到了屋里。他看到陆翼锋晃晃悠悠走到老太太跟前，蹲下身去，帮她剥起了豆角。还有说有笑，当假作弗看见，他面前那两只晃来晃去的“老奶奶”。一会儿，麦弓听到老太太发出一长串浪笑，站起身来，摇晃着矮胖的身子，呆头鹅一般往北屋走去。

“老太太去穿衣裳哉，”陆翼锋回到麦弓跟前，“嗬嗬，有些肉麻，真当有些肉麻哟。皮肉像煞个豆腐皮。背脊高头一串串小瘤子都挂满夯。肉麻勒刺。恶心是恶心，眼睛还是要往伊奶奶高头看。实际上依晏弗拨伊当奶奶看，也勐去想伊是个老太婆，眼睛一闭，随伊乃母×起哉。个畜生，想想勐看哉，还是要看过去，眼睛犯贱啦。刚刚要起身，眼角梢头扫着一只花脚蚊虫，叮夯伊奶奶头高头。伊啪哟一个巴掌劈过去么，元个头奶奶都糊其耷拉一盘账啦。伊格格格笑，个畜生。”

老太太穿了一件干干净净的淡蓝色竖条纹短袖衫，甩着两只粗短的胳膊从北屋出来。她走到耳房前面，上下打量一番麦弓，问他是哪里的。麦弓说

浙江。“之前那个房客也是你们浙江人，”老太太说，“也是燕大学生。他学习好，出国了，把房子转给了你，我没什么意见，你接着住就行。什么也不多说，就两条：一条，不要去边上的几个大学里贴反动标语；二条，不要上街去游行闹事。房租一百五十元，每月一号按时交。”

“好。”麦弓说。

“小伙子长得可真俊哪，嗨，要不是你看着像一个老实安分的人，我照理是不爱把房子租给外地人的。”

陆翼锋腰间的呼机响了。他看了一眼留言，一仰头，噢噢噢叫出声来。“是林儿！还有戏，我走之前还有戏，”他不住地抽着气，伸手飞快地拍打麦弓肩膀，随后将嘴凑近他耳朵，“葛回一定日伊坏，依看牢！”他说着拔脚就往门口跑。回电话去了。

老太太开始了她的演说：

“我最好说话。你看，我应了你来住，还没管你要身份证儿是吧。换了别人可就不是这么回事儿了。你是外地人，想租当地的房，他们揪着你问这个问你那个。你比方说你是老师，他得问你家几口儿人哪，你说三口，他就该问了，闺女小子呀。如果说闺女，就好说，租给你，如果说是个带把儿的，就甬想。因为什么呢，小子他淘啊，不好教导。小伙子，你是浙江的吗？”

“是浙江的，”麦弓应道，压下满心焦躁，望着老太太的脸。上唇宽厚，毛孔粗大，一层黑黑的唇须。呆婆。耶教徒牙医老金川家的呆婆。大力士呆婆。

“哎唷喂，浙江人。”老太太胖胖的身子往后一仰，拉下嘴角，做出一个苦哈哈的表情。她在表示痛苦，不表示她痛苦，麦弓想，轻轻皱起了皱眉头，对自己脑子里忽然蹦出两句绕口令来感到生气。

“一个你们浙江人，还有一个四川人，真是吵吵啊。你瞅我们北京人说话，它软，声儿不大，听起来不惹人烦。四川人就不这样，嗯嗯嗯，嗯嗯嗯，说话不落空儿，就爱一个人嗯破，不让你有插嘴的工夫。”老太太这会儿瘪起嘴，轻晃着大脑袋表示烦人。她喜欢表演，麦弓眼角飘出一缕笑意。这可不像大力士呆婆，穿一件白棉布短袖衫，甩动两只伸得笔直的大胳膊，腾腾腾腾走向放在隔漏下的水桶。“看呆婆！”他们在密密的雨帘后面叫起

来。呆婆嘴唇紧紧缩成一团，鼻腔里呼哧呼哧，提着满满一桶天落水往家里走。“看呆婆，本事真当大！”我叫道，握紧拳头，将身体绷直，生怕她听见。我怕呆婆。是不是因为她嘴唇上的大毛孔和黑胡须，就像这位？还是因为她是疯婆？梅林湾整条街的人都热爱表演。呆婆不表演，眼睛里充满了怨毒。这位还在数落浙江人。她这是在表演数落，为了向我传递善意？

“你们浙江人说话嗓门齁老大的，这院儿的一间北屋一间西耳房，租的就是你们浙江温城人，做五金生意的。每回打电话，叽里呱拉扯着嗓门大声嚷嚷，说的也不知是哪国的鸟语，一个字儿也听不懂。你比方说啊，北京人上了四十，在单位干活累了，都爱在大公共上打个盹儿。那时边上要有一个四川人，或是你们浙江人，非被吵死不可。”她转过身去，像是要回北屋。如果你习惯了成天在人面前表演，表演就是唯一的自然。不会演戏的面孔是不自然的。你不会害怕一个摆明了对你演戏的人。

“换了以前，别说你是浙江人，就算你是北京当地人，你若是南城的，我也不租你。”老太太转过身来，继续说道。

“怎么办呢？”麦弓问道，他看到老太太宽大的额头有了一小片汗珠。

“为什么？好些个北京外城的人，比外地人还不懂规矩。”老太太说。树影在她胖胖的身体上轻轻晃动。有了一点风。啊再见灰尘房，不结果实的世界。呃呃呃呃。喉咙又痒。在下一串止痒音冒上来之前，麦弓以拳捂嘴大声咳了一下。

“你感冒了？”老太太问道？

“没有没有。您接着说，接着说，”麦弓答道，“海淀以前不是乡下吗？”

“可不是嘛。打那以前说，海淀它就是一片荒地儿。西边图书城，以前是个大坟场。我大儿子放了学在坟地儿里玩儿，捡个骷髅头，跟同学你扔来我扔去。”

啊呃呃呃呃。一个畅快的抒情元音被一小串磕磕绊绊的摩擦音出卖。自制力！“你想想，再往北就到了皇帝的行宫了，这儿可不就是荒郊野外嘛。路上偶尔能见着几个清华、燕大的学生，哪有现在这么多人。”她还在说。啊啊。我着地坐在廊前啊啊啊啊抬眼望天啊啊啊啊为什么家里没有人吗从早上一直哭到傍晚可是为什么哭啊啊啊啊珍贵的抒情元音越拖越长越走越平身体还在一阵阵抽搐吗应该也停了眼泪呢眼泪可能也没了哭哭停停直到听见隔

壁大肚子大舅妈吱吱吱吱吸牙的声响露出右左各一枚亮闪闪的黄金牙。她端了一把竹椅放在廊前脸色阴沉吱吱吱吱那么是吃过饭了是因为饿吗？淡老老阶，她冷冷地说，哭得一日哉，哭弗完阶哭。淡老老阶，她说。

“吾们家早先是住东华门筒子河边儿上的，紧挨着皇城根儿。完后搬到了东交民巷，当时外国人呆的地方。完后又搬到灵境胡同，完后又到抄手儿胡同，完后又搬到三里河。最后才跟人换到了这儿。早先这是一正经的二进四合院。进了南门就是一字影壁，上面写一好大的福字儿。左右两屏门。过一三米来长的南北胡同，就是朝东的正门，有一小厅，墙上有一龛字儿。上甬路下甬路，院里不进水，冬暖夏凉。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搬进来好些住户，拆了改改了拆，再给还我们的时候，都不成模样了。就你那小耳房，改造的时候，从地底下挖出来好些个大刀匕首，也不知道是谁留下的。哎哟喂，一眨么眼儿，在这儿三十年了。”老太太伸出三个又粗又短手指，来回抖两下，“三十年。成了道道地地的乡下人儿了。”

“您是旗人吗？”麦弓问道。那么那么那么。吱吱吱吱。口水与假牙的摩擦音切断了高贵的元音，可以代表一切情感的啊。这是事实。这是现实。我止住哭，转过头去看大舅妈。她早已经撇过脸去。啊。它只是在顺着惯性缓缓前行，只需要一点点自制力就可以切断它。这是事实。这是现实。在遇到现实之前，你不会觉醒。“我姥姥我姥爷都是旗人，正蓝旗，从前算是有身份的，满清灭了以后就不提这茬儿了。解放后就更没人愿意说自己是满人。我就填了个汉族。”不是表演，是考验，用土语试探着外乡人。西边传来一声低弱又简短的猫叫声。一只脏兮兮的老猫站在西厢房顶上，侧头看着底下的院子。“吾们家的老猫。又回来了。”老太太促狭地对麦弓扬一下眉，无奈又不屑地笑着说道。她重重地叹一口气，嘟哝着转过身，往南墙走去，“又回来了。没辙，真没辙。”或许只是叨叨。当黄昏来临，边界重新变得模糊，孤独又迫使我们不停倾诉，就像幼儿不能停止哭泣。大肚子大舅妈吸着烂牙，将事实最真实最丑陋的那一面砸在我面前。淡老老。你的事实就是你让人看到的那一面。淡老老。淡老老的啊。元音中的元音。风。树枝间泛起一片低弱的沙沙声。站在西厢房顶的老灰猫迎风站了一会儿，掉过头顺着屋脊往南走去。“小伙子，你要住我这儿没问题，但不定什么时候就得搬。”老太太抬高嗓门，隔着两棵老枣树冲麦弓大声说道。

“怎么办呢？”麦弓也抬高了嗓门。

老太太拧开水龙头哗哗放了一会儿水，关上，续上了刚才的话：“前两天测绘队来量了地儿了，说我们这儿紧挨着以后的四环，得拆，也就这眼前儿的事儿了。你瞧，咱这都到了四环了。”

“附近有卖煤油炉和煤油的吗？”麦弓问道，目光落在东耳房屋檐下的那个小角落。那里堆了一小垛蜂窝煤。

“什么啊？”老太太关上了水龙头。

“附近有卖煤油炉和煤油的地儿吗？”麦弓重复道，张开手掌量了一下那个角落的深度。二掌半。正好可以摆只炉子做饭。

“哎唷喂，这年头谁还用煤油炉子啊。你去海淀商场看看有没有煤油炉子卖。煤油中关村加油站边上有卖，每星期就卖那么一两次，具体你自个儿去打听去。”

“这些煤饼？”麦弓说着转过身，发现老太太端着半篮剥好的豆角站在自己面前。

“你要想跟这儿做饭，等一会儿我孙子回来，我就叫他把这些煤饼子搬走。”老太太说。

“我先付您一个月。”麦弓将预备好的一百五十块钱递给老太太。

“一个月也成一季度也成。你只要不拖房钱，没人儿会赶你走，”老太太接过钱，又抬起头，“今天不搬吧？”

“月初搬。”麦弓说。

“月底搬也行月初搬也行，怎么着都成。”老太太蹒跚着往北屋走。

麦弓跟在老太太后头，看到她一进屋就放下豆角篮，脱掉了短袖衫。又光了。心形的叶子。丁香。应该就是。西耳房，比东耳房深，一多半自搭的。院门口两间毛坯房，缝纫机嗒嗒嗒，女工不少。一个瘦个子男人笑着点头致意，你好。麦弓站在西上坡双井11号的水泥门洞前，看见五米开外的陆翼锋坐在西下坡的一辆大板车上，边抽烟边笑眯眯望着自己。

“喏，给你叫好了，这位江西老表，”他拍着前面那位抽烟的中年人肩膀说，“廿块洋钿全部拨依搬好为止。”

“不要。”麦弓说。

“不要？”陆翼锋瞪大眼睛故作惊讶。

“不要。我用脚踏车搬。”麦弓说，“约了林儿吗？”

“鸭污卵，我真当是吃得空老老匿有事体做，帮侬约得部三轮车来。不要了师傅，不好意思。”陆翼锋说着跳下车来，“林儿要我等半个钟头，已经廿五分钟哉。”

“燕大碰头？”

“嗨。猜得有些准咋么。”陆翼锋呼呼吸着气，傻呆呆地看着麦弓笑，完后递过一根都宝烟，重重叹一口气，摇起了橄榄头，“老兄啊老兄，真当服帖。依啦，搬完之后，花个廿块洋钿，去买四斤肉吃吃，奚得罪过人介。我要去见林儿哉，燕大小南门。依就徐家一个人脚踏车泰悠悠价搬，搬个把月一定搬完哉价。他说完扔了烟头，拔脚往北走。他突然弯起腰，滑稽地向前一陣疯跑，然后往东一拐，不见了。”

昆玉河边

两排瘦瘦高高的白杨树直立在河岸两边。油亮的叶子哗啦啦转得飞快。光光光，北方的风铃树，举着一簇簇闪烁的光。风从对岸空旷的田野吹来，越过河面，掀起一蓬蓬细沙。麦弓扭转脖子，向后扬起脸。天空湛蓝无云。他深吸一口气。腹部收缩。清爽的空气从鼻孔送入急速扩张的肺。憋住！吐出。畜生。乃母×。他笑着大声咒骂，转过头来，再次向河对面白杨树行注目礼。前年此时，一样的午后，贴着同一段昆玉河，顶着大风，与陆翼锋一起骑车去燕大。我俩迎面而来，汗衫在背上鼓起白色的球。沙子噼噼啪啪打在我脸上。牙缝里嘎吱吱地响。我俩互相看一眼，一起弯下腰，眯上眼，哈哈大笑。树叶由绿转青，厚实又挺刮，翻卷着，闪着细碎的白光。第一次见识北京的秋天。我俩不停吐着口水，狂叫。“真他妈喜欢北京。”我说。“畜生，盗生，小娘生，乃娘价贱胎，乃母价日×。”梅城陆翼锋口吐绍兴毒舌。再会乃母日×，湿漉漉的梅城×。多么生猛凌厉恶毒的语言。

陆翼锋为何亦来哉

旧年子，陆翼锋来北京庖过半年，想考托福出国。结果考得弗理想，回去打得个辞职报告，到广州去混得一段辰光。吃过用过即剩一个屁股，亦回到梅城。匿有事体做，就一日到夜荡来荡去。清明之后，陆翼锋作麦弓话，伊要来考燕大考古专业咭研究生。之前伊打包票，伊北京有一大帮朋友来夯，庖咭地方有的是。从今之后，依麦弓莪出弄弄咭坵塍庖哉。搭底落末，朱老先生东交民巷有套房子夯，庖两个人煞煞宽。取道伊前两日刚刚收我做徒弟，格么，意思总归是要意思意思咭。郭馥依有数咭夹，伊是旧年子拜朱老先生为师咭，算是我咭同门师兄。我问伊奈格个拜法子，伊话奈格个拜法子？跪总是要跪咭。何里晓得结果我一跪跪得两日两夜，从伊宾馆房间门口一直跪到伊眠床头啦。真当要死要活，脚膝髁头皮都剥出。弗管奈格套，依都等我来得北京再话。结果到得北京，陆翼锋寻弗着地方庖，匿有办法，就得作麦弓庖咚一道。后头呢，郁利办毕业画展，麦弓带得布蓝和陆翼锋去看。好巧弗巧，郁利有个同乡来帮忙，是燕大德语系咭，叫林儿。虽然话道麦弓看弗上伊，话伊嗲声嗲气装腔作势，陆翼锋倒觉得林儿蛮蛮好，头一眼看见伊就魂灵都匿有哉。则么好，研究生也匿有心思考哉，只晓得一日带夜跟夯林儿咭屁股后头。则依道还考弗考得上哉？伊咭大学英语比麦弓还要高两级，六级，结果研究生考得弗到五十分。有一日，伊路高头碰着麦弓咭朋友乔。乔作伊打招呼：How are you？陆翼锋觉着哪里听到过介咭，就是一时想弗起来，皱得个眉头，朝乔呆笃笃咭笑，一头回忆How are you到底何意思，一头嘴部里已经把伊脑子里想咭直接话出来哉，How are you. 嗯？格么乔呢，还道伊来咚反问徐家，就改用中文回答我很好，之后马上亦问伊How are you. 两个呆子依问我我问依问来问去问得有个十来毛，总算握得握手话goodbye. 刚刚旋转身，陆翼锋突然挖来想起来哉，How are you是何意思。十老八早，乔已经走得起哉。介话么，伊心里想，既然梅城

暂时弗想回去，弗如留到葛里学口语。后头么伊耳朵出血，终究还是回梅城起哉。伊葛毛来北京作何？葛叫做假公济私，一则带两便。早两个月伊哂姑娘到梅城教育局，到梅城博物都去讨得个饶，想伊哂倪子早些回博物馆去。老馆长做人还算通达，馆里也确实需要进个把有知识哂年轻人，就弗计前嫌，同意陆翼锋回去。老馆长问伊，好弗好请朱老先生来梅城一趟。今年清明前头，梅城政府拨款把朱老先生支祖坟翻得个新，伊还匿有来看过。前段时间馆里发得个信拨朱先生，朱先生至今还匿有拨回音。奈格套，你陆翼锋是伊哂徒弟，去一趟北京？陆翼锋大肩膀一拍，话道：好哂。葛件事体包咚我手里！

普通意识展览

目力所及，它们摆在那里，在北方午后的阳光下油光发亮，发出哗哗的声响。神秘，这些杨树叶，在此目力所及，不可更远，不可更近。就像意识，此时蛇一样滑行，迅捷、平静，一旦凑近，它便消隐。它滑行是神秘，但线路不是，一见响动，就变道而行，总是有迹可循。不要洞前悬灯，不要半途打草，只使凌波微步，循它不经意留下的气味，追寻它的新居。

外部引子：下坡。

顺流而下：西上坡。西上坡西下坡，听着一样。北京人上下不分，卷了个舌头，动皮不动嘴。会动的也只有嘴皮子，没人说得过京油子。

外部侵入：屁股全湿了。腾起来。

顺流而下：海绵坐垫泡了雨，被挤出了水。昨晚下过雨。八九月的雨季。

滑入记忆：暴雨，腾起屁股冲。冷啊。透进骨头。刚到北京，以为像南方那样，骑车淋雨会很痛快。

次一级外部引子：马甸桥下。黑暗中烟头闪动。一大群躲雨的人，一股子热蓬蓬的体味。他们看着一个又一个路人从雨里冲进来，仿佛冲进了他们

自己家里。

顺流而下独白：深埋在肉里的气息，被冰冷的雨水激出毛孔，郁结在桥下一角。多么难闻多么难闻。九月，冷雨逼出我们败坏的消息。并非谁的诗句，是我，引用了我。

死胡同：（空白）

返回记忆变道而行：腾起屁股冲。冷雨。冲进宿舍，浑身湿透，哆嗦。我里乖乖啊，小伙子就是厉害。河南人从上铺蚊帐里探出圆咕隆咚的脑袋，眯起小眼睛，笑脸相迎。

作为新引子的次一级结论性妄想：河南人在手淫！

顺入块状记忆：我去平顶山，看我老同学。到了后半夜，嘿，这小子手就过来了。我当时鸡皮疙瘩就起来啦。河南人说。手过来了？手过来，咋地啦？山西人说。褪色的金丝边眼镜，架在一张白了了的脸上，阴郁的尖下巴。来个老乡就外还外还的。我和他在走廊里打架。他气喘吁吁，喷着家乡话。只听懂一句，偶刮死你哇偶刮死你哇。如何才能把一个人给刮死。我说的是什么话，梅林话梅城话还是梅普话？也许从头到尾没开过口，只看他如何过来。我退了两步，往他脸上打了一拳。他停了下来，摘下眼镜凑近看了半天。没碎。鼻根出了点血。镜架划的。他没发觉，戴上眼镜重新冲上来。东北大汉插进我俩中间。偶刮死你偶刮死你又来了。行了行了，东北人说，手忙脚乱把我俩推开，劲儿挺大。哈尔滨还是沈阳？一位机关干部。手过来，又不是那个过来，有啥呀？有啥好怕的呀？东北人说道。我们躺在黑暗中，等着河南人往下说。我哩乖乖啊，那哪成？这小子手过来是要那个，嘿嘿，要摸俺那个。哦，这么回事儿呀，太原人缓缓应道。嘿嘿，东北人笑起来。俺就说，哎兄弟，恁弄啥嘞？那小子就问我：恁知道跑马不？不知道啊，我说。哦，他说，恁知道五子开会不？不知道啊我说。中，哥们今天高兴，弄给你看。看着。五子开会。可得劲哩。好好看着。他就自己在那儿弄了起来。过了没一会儿，他就开始嗬嗬地叫。我就紧张了我就。哥们我说，五子开会俺看明白了，你可别碰坏了那东西啊。河南人打住了，我们仨都没有说话，等着他往下说。么事儿，咱俩一块弄，他说。这哪行啊我说，我没弄过这事儿。我就谢绝了给，嘿嘿。河南人得意地笑起来，不一会儿又继续道：他就在那儿一直弄一直弄，就这么弄了有好半天，突然嗷嗷叫起来。乖

乖，叫了一会儿那东西就喷出来了。瞅他样子，可舒坦了。唉。河南人长叹一口气，算是长了见识了。这下我们都不再吭声。河南人独自哈哈笑起来，一会儿又隔着蚊帐说：我那方面咋就不行呢？每次跟媳妇做那事，要不了两分钟就完事儿。完了还浑身不得劲儿。唉，俺咋恁不中用哩？口气天真，诚心诚意我们其中一人给个答案。

关联记忆：他老婆站在他床前，肩背微屈，羞涩地冲我们微笑。她身体单薄，有一张漂亮清秀的脸，真是叫人意外。她住在我们宿舍里，有好几天，蚊帐外挂一块红色碎花布。山西人东北人和我蹲在楼道里抽烟，抬头互相看一眼，没有表情。昨天有五分钟，感觉还不错，河南人憨厚地笑着说，样子很认真，像是在说谎。多谢三位好弟兄，给咱省了一笔旅馆开销。多谢多谢。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可不能辜负弟兄几个对咱的关怀嘿嘿。还是有进步嘛。东北人说。他总是一脸诚恳。你运气咋恁好呢，什么时候也轮着咱也出国去走走啊，河南小胖子堆起笑脸，摸着高个儿东北人肩膀说。你的运气咋那么好呢，媳妇儿那么漂亮，东北人笑着回道。俺媳妇真有恁漂亮吗？河南人问道。你就别装了，身在福中不知福，东北人说。也是，你想，我们厂六千多号人，就让我一人来北京学外语，这还不够幸运嘛。跟你们几个比，我的英语水平通不粘弦咧。可在我们厂里，大伙还真是把我当成了英语高手了，牛得不行哈哈，河南人畅快地笑起来。

关联记忆糅合：他自学英语十年，依着教材上的嘴形图，没听过一盘磁带。他看着画在B边上的嘴形，嘬嘴半天，发出一个屁来。对不起？澳大利亚傻瓜鲍勃侧过头来，表示自己耳朵不灵。He is a fool，路西说。所有外教和学员都认定他是傻瓜，除了河南佬。他勃嘞。什么？他勃嘞。他们跑进培训部主任办公室：澳洲英语咱听不懂，他勃嘞，table就table，什么他勃嘞。再这么教下去我们还怎么考托福听力。若是在乔和澳洲人之间让他们选择呢？我觉得鲍勃挺好，河南人说。教室门口，他的一只肉鼓鼓的手掌上头有毛托着一只袖珍不锈钢烟缸，另一只手不时往里面弹着烟灰。鲍勃挺胸突肚，平视正前方，双臂有力地前后摆动，幅度一致节奏固定，木偶一般从食堂前面走过，一只米色双肩包，大瓢虫似的无时无刻不吸附在他厚实的脊背上。总算让他教满了两学期。临走时他请我们全班喝了顿大酒，醉得一塌糊涂，哭得稀里哗啦，怎么劝都不行，说大家都瞧不上他，河南人说，挺感人